



南洋遗韵今犹在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邱江华

行走在今天的海南侨乡，你很容易感受到南洋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影响：海口古老的街区里遍布着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穿行其间，不经意就与历史撞了个满怀；在富有南国情调的咖啡屋、茶餐厅小憩，一份可口的南洋美食不仅满足了味蕾，更唤起了记忆；色彩斑斓的服饰与多姿多彩的东南亚歌舞令人耳目一新，浓郁的异国风情扑面而来……

建筑时光：
别具风情的骑楼老街

味蕾记忆：
香浓醇厚的南洋美食

铺前老街的骑楼建筑。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风从南洋来，渡君离琼乡。衣锦荣归处，骑楼遗时光。历经百年沧桑的海南骑楼，不仅仅是宝贵的建筑遗存，更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一砖一瓦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价值。海口骑楼建筑群始建于19世纪中叶，随着海运和商贸的蓬勃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规模达到顶峰。当越来越多“闯南洋”的海南人叶落归根回乡建屋，海口骑楼逐渐形成了欧亚混杂、兼具南洋文化特征的风貌：细窄的路面两旁是斑驳而精心雕饰过的墙面，形态多样的女儿墙、充满闲情的露台、沧桑古朴的窗棂。漫步于此，仿佛在进行一场穿越之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人与亲人告别的场景，听见挥手送别时的嘱咐：“保重啊，记得来信……”“回去吧，我走了。”

作为曾经繁华兴盛的商业街区，海口骑楼老街也曾是近代海南政商名流的主要活动场所。这里演绎过商贾巨富的家族传奇、革命青年的热血奋战、海外琼侨的实业兴邦，浓缩着一部海南近代发展史。

再看文昌市文南老街的骑楼。它是海南三大骑楼老街之一，兴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一大批侨商回到文城投资建楼，从南到北沿着蜿蜒流向大海的文昌河建起了一栋栋高两三层、中西合璧式的南洋建筑风格骑楼。老街道用青石板铺设，两侧则是带有山花、女儿墙和满洲窗的一栋栋骑楼，南洋风情浓郁。

文昌人骨子里有很强的乡土观念，几百年前他们背井离乡远渡东南亚，经过几十年的海外打拼、财富积蓄后，他们纷纷选择带着辛劳挣得的血汗钱回到家乡建房盖屋。文南老街的沿街铜像，静静诉说着他们下南洋的故事……

有学者曾说，海南各地的骑楼老街各有特色，海口的大气整体，文昌的柔美优雅，儋州的华丽伟岸，这些骑楼让海南有了异国风情。骑楼楼顶檐口巴洛克式雍容华贵的凹凸面、涡卷形的天际线、弧线优美的窗户拱券，透着贵族气息，彰显着成功南洋商人的气派。如今，墙面上随意点缀的苔藓等植物及岁月留下的斑驳，则令人感叹。

在时光的长河中，海南骑楼静静伫立着、守望着，在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展现其独特的魅力，诉说着海南人漫长的海洋之梦、开放之梦、发展之梦，是中西文明在海南留下的纪念碑。

说起南洋美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香”。咖啡苦香、咖喱浓香、糕点甜香、香茅芳香……早期海南人在东南亚各国以经营咖啡店、茶餐室闻名，他们归琼后，把南洋的食品和饮食习惯带回了家乡，改变了海南本地人的饮食习惯，也促进了海南餐饮行业的创新发展。

例如，海南人的主食结构从传统的大米和杂粮混合，变成面包、大米和杂粮；饮品从传统的白开水、米汤和椰子水，变成椰子水及咖啡、红茶、奶茶、果茶等南洋式“甜茶”。不论是解决自身温饱，还是亲友小聚聊天，到老爸茶店“吃茶”已成为许多海南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在各具特色的南洋美食中，以斑斓制成的食物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斑斓是一种热带绿色植物，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非常常见，因其独特的香气和食疗价值深受当地居民喜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经常用新鲜椰汁混合斑斓叶制作各种食物。20世纪30年代，文昌人到南洋后接触到斑斓美食，深深迷上了这种异国风味。不久后将斑斓种苗带回了海南。

如今，在文昌市重兴镇，斑斓被人们种在椰子树、槟榔树或橡胶树下，其散发的香气弥漫在林中，令人陶醉。在重兴镇的休闲咖啡厅里，最受欢迎的美食有斑斓茶、斑斓汁、斑斓糕、斑斓面包、斑斓薄饼。到了重要节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店里预订斑斓糕，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海南，对于那些有着特殊经历的归侨来说，斑斓不仅是一种香草，更是一份悠远的记忆。

万宁兴隆华侨农场是海南著名的华侨聚集地，这里聚集了从多个国家返琼的归侨及其后代。风格迥异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各类风味独特的美食在这里碰撞互鉴。其中，“椰浆咖喱牛腩”就是综合印尼菜与海南菜的特点制作出一道令人惊艳的菜肴。

据了解，印尼人喜甜，传统的印尼咖喱又甜又辣，口味较重，归侨们为了迎合海南本地人清淡的口味，选用老椰子榨出醇厚的椰浆，用于平衡咖喱的辣味，让咖喱多一股香甜。咖喱辣味减轻了，更能衬托出牛腩的鲜美。

一份用心制作出来的食物，传递出一个个归侨家庭对美食的情感与追求。

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的可可。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南洋风味咖啡。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市文南老街的骑楼。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兴隆农场的印尼归侨。
张长 摄

人文生活：
热情似火的南洋归侨

除了美食，侨乡兴隆还有着浓郁的南洋人文风情，是许多游客来海南旅游的目的地之一。

兴隆归侨从不同国家返琼，所说的语种较多。在这里，“兴隆普通话”就是兴隆人包容、团结的最佳见证。刚回海南时，归侨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语言不通。然而，他们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建设兴隆的热情，摒弃原来说的方言和外国语，开始用第三种语言——普通话进行沟通交流。几十年过去了，“兴隆普通话”成为华侨们包容互助的结晶，“兴隆普通话”既带有一些海南话的语调，又保留一些客家话的口音，但基本的语音、语调仍是普通话。

行走在兴隆，街头所遇人们的打扮、气质，又或是他们家中的装饰，都有着浓浓的东南亚风情。在这里，还总是能看见身着“峇蒂”的人，这种花衬衫具有浓郁的马来风情。在兴隆，无论是印尼华侨、泰国华侨或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都喜欢穿这种花衬衫。而妇女们大多烫发，涂着鲜艳的口红。若遇到重要节日，很多妇女还会穿上颇具东南亚特色的“纱笼”。这会让你产生一种身处异国他乡的错觉。

步入一位归侨家中，这家主人会引导客人拿起小木槌敲响挂在门口的一面小铜锣。这是印尼的风俗，家里有客人来了，进门都要敲一下铜锣。

归侨们还爱跳舞。每逢重要节日，其是在新春之际，只要有人喊一声“出来跳舞啰……”，归侨们就会换上一身靓丽的服饰，布置好场地，播放一曲熟悉的歌曲。伴着欢快的音乐，男士们手拿沙锤舞动，女士们扭动着手腕、腰肢翩翩起舞。跳到热烈之处，他们还会上前拉起在一旁击掌的客人一起跳舞。

对于老归侨们来说，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会让他们想起当年与亲友结伴远行、在外打拼的岁月。只要熟悉的音乐一响起，他们便会手舞足蹈，打着铃鼓、弹着吉他、摇着沙锤，随音乐摇摆，沉醉在欢乐的气氛中。



咖喱鸡。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一曲相思盼郎归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邱江华

“送郎送到码头分，眼看船去心更闷；郎你去番坎忆依，常回书信问冷暖……”一曲民谣，唱出了下南洋的海南人夫妻感情中许多思念、牵挂、不舍、无奈、兴奋和期待的复杂情绪。海南人下南洋历史悠久，在侨乡与南洋社会的互动中，侨乡民众编写了许多与下南洋相关的民谣。这些民谣，不仅反映了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特点，也体现了侨乡社会的发展变迁。

反映相思之情是那时期侨乡民谣的重要内容。“离妻别子去南洋，频频回头望故乡，睡到夜半又醒起，梦里团圆肚肚肠”“一船泪水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火船始过七洋洲，回头不见俺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时能回还……”这些民谣，记录了当年漂泊海外的中国侨民的艰辛。在南洋社会，琼籍华侨们艰苦打拼，为的就是早点挣到钱财，回乡与亲人团聚。他们白日子无一刻歇息，晚上得空时便受思念煎熬，心中乡愁绵绵。但迫于现实，他们只能把这种情绪放在心里。

侨乡民谣中也有不少反映海南人下南洋及在南洋生活的内容。例如“海不平啊浪头高，天不平啊起风暴，叫一声我的妈呀，几尸要在海底捞……”从这些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海南人下南洋的交通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帆船，而且是无动力的帆船。从海南到南洋，如果顺风顺水的话，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遇到恶劣天气，那在海上漂泊的时间就会更长，甚至葬身海底。当年下南洋的船上都放有水尾圣娘的牌位，以求这位海南人供奉的海神保佑。

“依来南洋十年长，很少书信寄回乡，只怨命运生不好，生意败了个钱无，现今吃闲无工作，四处找业苦奔波……”早期的琼侨大多是因为被劫、被骗到海外当劳工或因生活所迫出洋谋生。第一代海南人在南洋打拼得非常艰辛，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他们有的在矿山、种植园、码头当苦力，有的在旅店、餐馆工作，或自办理发店、缝纫店，历尽艰难。对此，民谣也有所呈现：“十个去番，九个打工，你去挖矿，他去搬运，我当种胶工，工不相同苦相同。”

海口骑楼老街的建筑。
刘孙谋 摄